香港故事

儒賢軼事

楊衢雲（一）

孫中山先生從前在香港組織興中會的時候，在會的制度上，有會長一個職務，當時担當這個職務最適合的人物，當然是中山先生，但是，結果並不是中山先生而是楊衢雲。這個人的來歷，是大家急於要知道的。

楊衢雲原名楊飛鴻，諱兆春，字合百，是福建澄海縣人。他的祖父楊福康，在廣東做滿清的官，歷任鹽運府經歷，署理新興縣知縣，因爲得罪一荊駝逸史，心裏有所冒犯，突然辭掉所有官職不幹，定住南洋英屬的檳榔嶼謀生。他的父親楊清河，就是在檳榔嶼出生的，所以就在檳榔嶼讀洋文，到十六歲才回返福建，補習漢文。後來又從福建到香港謀生，在總理府和輔政司署做過通事。他在各大書院教過書。他就是在這個時候，跟他父親在香港念書的。

楊衢雲十四歲那年，便投考香港海軍船場，學習機械，當時他對於這門科學，非常感到興趣，所以學習極爲努力，因此，他忘記了機器上的危險，在偶然不當心的情形下，給機器切斷了右手三個指頭，這對於他的學習，發生一大打擊，不想再學習下去。

他經過這一打擊，學習是停頓起來了，他自己安排前程，認爲還是學習英國語文最爲適切，於而轉學英文，考試的時候常常是名列前三名的。到二十歲畢業之後，即在各英文書院教書。

（未完）廿九、九、廿

僑賢軼事

楊衢雲（二）

楊衢雲在小的時候就生就一副俠義心腸，而且對於時事也極爲關心，尤其是自己家族的大勢。因此，在他念完書的時候，眼見自己的同胞們，遭受別的種族壓迫，心裏就生出一種民族思想來。

他是一個會舞投身到技擊家門下的年輕，學得一手好拳脚，而且膂力過人。有一天，他偶然在街頭碰到一幕大衝突，當時有一百幾十個工友，拿着棍棒刀劍之類做武器，情形十分嚴重，假使不設法平息這一場風波，相信死傷必多，因此，他偶然動起這個念頭，馬上前向雙方勸解，他想高聲，手，對雙方說話，但是雙方正在情緒高張，聽然來了這個和平勸告，當然是不中聽的，而且，其中一部份認爲此公多事，不理干預他們的行動，要動手去打他。當時，他穿「長衣」，文縐縐的，旁人見到，都認爲危險，可是，他沒有絲毫沒有畏懼的顏色，祇憑他的赤手空拳去應付，只見那班要動手打他的人，一個個的倒「下去」，沒有一個站得住。

不久，他從聖約瑟書院辭掉英文教員這個職務，到招商局當書記長，後來，他又到沙宣洋行，當副經理，那時他的年紀才不過三十四歲。

當時島上有好幾個同學，像謝纘泰，周昭岳，何汝明，胡幹之，劉燕賓，溫德等一班人，都是跟他好的，因此，他們共同組織了一個輔仁文社。作爲研究學術，聯絡感情的地方，一共有社員十六人。（未完）

楊賢雲（三）

在是仁文社的十六個社友裏，楊賢雲年紀最大，因此，被大家推舉做社長，領導工作。社友羅文玉，與尤列是同學，也是尤列的親戚，三人是老同學，平日感情很深。

楊賢雲的人，一時大有「相見恨晚」的感想。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壬辰秋天，羅文玉舉行結婚典禮，在上環喜而廳酒家設宴招待親友，文社社友到會，尤列也跟着前來，因此，初次與楊賢雲有一個見面的機會。談的問題，大半有關時務。楊賢雲說的，都是政治改革思想。尤列與楊賢雲到他的家去，他父是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不[illegible]官，掌管[illegible]生，天性，[illegible]自己是在香港出生。尤列說：「我是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」楊賢雲說：「[illegible]！」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先生，[illegible]，大家[illegible]，就好像從來相識的[illegible]了。十六、十七、二

楊衢雲（四）

[illegible]

從此以後，他們每天都有接觸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從上到下，從古到今，從中到西，從南到北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不時召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物，聚在一起，商議革命進行。就在那年的冬天，組織革命團體，邀請[illegible]人就在廣州城南[illegible]的抗[illegible]軒，舉行會議，交換革命意見，商定革命步驟。因爲尤列曾在附設廣雅書局里的廣東興圖局做過，當一名測繪生，所以跟書局的人員十分熟習，借用一下是不成問題的。

當天出席這次會議的，有中山先生，陸皓東，鄭士良，程耀宸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楊衢雲（四）

民國前十七年乙未正月初間，中山先生從廣州到香港，與楊衢雲、謝纘泰、跟龍、中山先生又到廣州，到大列商談如何舉行。當時尤列在海關外寓居別墅居住。於是挽留中山先生在那里多住幾天。一天早上，有一個姓何的關員，用布蓋對中山先生叫「早晨」，但因為大家互相得太遠，中山先生聽不見他的招呼，姓何的高興，到已經遲，更大動肝火，下令驅逐中山先生。中山先生試在這天登船已者港去。中山先生已登港後，[illegible]人，[illegible]會，[illegible]

當時，港日報甲日評論先生，國內同胞因此知道有一生了一種研究思想。[illegible]

楊衢雲（五）

當時，加盟做黨中會會員的很多，其中鄺仁文社有兩個社員馬上加入，這兩個社員就是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中山先生和楊衢雲兩個人有資格多在廣州方面，也設立了兩個機關，一個在廣州底上海實家周長的[illegible]別墅，另一個在東門外成發棧的[illegible]公館裏。其餘在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河北的，一共有幾十個地方。使是小的話，也買了兩艘，以便種種追，能在水上活動。

因爲各種事工都具備規模，同志們又個個都朝氣勃勃，說做就做，毫不遲疑。毫不推諉，成績異常可觀，廣東的東江，西江，北江各會黨和軍隊同志，往來接觸，大有隨時相接之際。中山先生和尤列陳少白等，在[illegible]別墅作長期計劃，一切事務，全由中山先生指揮處理。

七月[illegible]日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個領袖，一個會長來主持一切會務，以便進行。當時謝纘泰要跟楊衢雲做會長，他堅決不肯，陳少白和鄺士良這一班人就要舉中山先生，意見不一。中山先生恐怕引起黨[illegible]，勸士良不要爭取這個名義，結果[illegible]楊衢雲做會長。[illegible]

楊衢雲（七）

當時興中會的革命計劃，是預定在九月初九日，各路革命軍，同時攻打廣州，一舉奪取了廣東的心臟。因當時的日期一天一天接近，從外國陸續運來的軍火，也陸陸續續運到香港，從香港運廣州，這些東西，一到香港，就由楊衢雲處理，一切進行，頗常順利，經過幾個月，毫無意外發生。

這時候，有加入了興中會的退伍軍人二百名，分散在新安（今天的寶安）縣屬的深圳，皇田，沙頭各地，都是接近香港的地方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廣州使黨人朱貴全分別前往說服，在九龍會合一處。

這二百個革命門士，依照楊衢雲的計劃，是與軍火七箱，同時乘保安輪船到廣州去的，因當軍士和軍火一齊到達，在初九日早上到廣州，就可以使這二百人即箱取出軍火應用，隨即登陸，同時各路大軍發作，四處響應，這樣，馬上就能將整個全城，不難在頃刻之間的宣告全省光復。

但是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保安輪船開行之後，因爲某種原故，若干貨物的位置要被更動，有一批雜貨，要放在七箱軍火的上面，因此變動，二百人到了廣州的時候，沒有辦法馬上取出軍火使用。

不但如此，初八日那天，廣州當局已經接到一種情報，說有革命黨人秘密計劃奪取廣州，因此，廣總督譚鍾麟，馬東巡撫馬丕瑤，馬上下令卓勇統領李家焯，實行全城[illegible]

雜楊衛雲（八）

當時　中山先生聞得這個消息，知道官方有備，馬上叫各路同志，暫且按兵不動，隱伏險要。但是，從香港前來郭二百個好漢，無法進退，即十分放心，因此，馬上又拍了兩個字的一通電報給楊鶴齡，叫他「止勿」，這通電報去後，到就天晚上，才接到「太急，貨已下船，開拔！」共八個字的回電。中山先生等一班人接到這個電報，一時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。

到了初九日那天，保安輪船到達省河，郭二百個好漢，沒有辦法馬上取出那七箱軍火使用，同時，廣州軍警當局也接到了情報，準備妥當，因此，這二百個好漢只好束手就擒，無法抗拒了！

假使　中山先生在較早的幾點鐘之前接到情報，就不會使這二百個好漢落在敵人的手上，因為這二百個好漢還不會下船，大可以中止進行也。這就是所謂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」吧！

廣州官方拿到這二百個好漢之後，馬上四出跟踪搜索，希望一網成擒，同時，在城廂內外，到處張貼有關的告示，其中有「今有匪首，名曰孫文，結有匪黨，曰楊衛雲」等字樣。

關於這一役的，有陳皓東，程奎先，邱四，朱貴全四烈士，陳皓東給殺死，程奎光給軍棍六百下打死，邱四給殺掉，朱貴全給餓死，楊衛雲給囚禁在大有倉，發案也死掉！

州九、十、九

楊衢雲

革命史話

（九）

這一役犧牲了這麼多青年有為的革命門士，多麼可惜，又多麼可痛！幸而 中山先生早有準備，不致陷入敵人的手裏，離開廣州到別個地方去。

這時候，楊衢雲知道廣州的卓勇統領李家焯，秘密派遣黨羽，到香港來，實行暗殺手段來對付革命黨，尤其是對付他自己，但是，楊衢雲精神是大無畏的，對于李家焯這一毒計，毫無懼色，泰然處之。人人都佩服他的胆色。不過，楊衢雲的家人對於這一事情，認為危險的成分太多，而且革命的責任重大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不宜胡亂犧牲，以期繼續領導革命工作，達成革命目的，因此，極力勸誡他，要取俱樂部代價之發，才發表的話。

楊衢雲對於家人們這種勸誡，他認為有考慮的必要，結果，終於答應了暫時離開香港，他的目的地是南洋羣島，因為他能夠乘機利用這種光陰，向各地華僑鼓吹革命，散播革命種子，將來必然有所收穫，因此，他漫遊印度各地，後來又到南非洲，轉往英倫，其後又回到印度，轉菲律濱，再返星加坡，每到一個地方，都得到當地華僑熱烈歡迎。

民國前十四年戊戌二月，楊衢雲乘坐日本商船芙蓉丸，前往日本，經過香港，並不上岸，原船前往日本，他的好友謝纘泰同志，上船去會見他，盡日商量革命大計，毫無倦色。（未完）（關于楊烈士軼事，日來送交讀者及楊烈士親友來書，如楊烈士軼何事，請先生，皆有資料提供，至深感激，當將所得分別收入此篇，至盼知楊烈士生平者，以書面見教！）

廿九、十、十

香港故事

楊衢雲（十）

洋客

楊衢雲的朋友，以全力去帮忙他的，有何汝明（星傳），潘德，謝纘泰這三個，何汝明和潘德都是帮忙他一身一家的，可謂情至義盡。謝纘泰則帮助他爲國族做工作，在報紙上的文字裏，介紹他給祖國的人甚至世界的人認識，因此，他這次經過香港，謝纘泰就整天在船上跟他詳談的談談。

楊衢雲到橫濱之後，和　中山先生相見，提起九月初九那一役，悲喜交集，不勝感慨。於是兩人從頭做起，商討一致步驟，研究革命方策，每天都是從早上到晚上這樣從長計議。

民國前十三年己亥十二月，楊衢雲因爲長江一帶和福建，廣東各省的秘密會黨，都願意擁戴　中山先生做他們的領袖，特向興中會同志們提出，把會長這個職務讓給　中山先生。興中會同志們對于他這一提議，也一致贊成，於是　中山先生接受了大家的推舉，接任興中會會長一職。楊衢雲卸去這個職責，馬上搭錄倉丸從橫濱回香港，做一種準備工作，因爲不久就要在廣東發動一個革命事。

民國前十二年庚子三月，楊衢雲又因中山先生的邀請，從香港到橫濱去商量大計。五月，和　中山先生一道回香港，因爲當時香港警察偵查嚴密，　中山先生不能登陸，返回上海，祇楊衢雲上岸。這時候，粵督李鴻章已經派遣特務人員到香港，打算秘密把楊衢雲架走，祇因那個特務住宅的房東，同情興中會，設法和緩了他的進行，所以楊衢雲不致陷入他們的魔掌。廿九、十、十一

楊衢雲（十一）

倚賢 敬夢

香港掌故

同年六月，中山先生又到香港，也不曾上岸，祇在船上和楊衢雲商量安當即乘原船離港而去。

到潤八月十二日，革命黨人鄭士良，黃耀庭，黃遠香等在惠州的三洲田突然發動革命軍事，一連串打勝仗，史堅如也籌天動地的準炸廣州巡撫衙門，此响彼應，使清軍手忙脚亂。這枝革命武力，一路出共龍嶺，打算直向惠州城猛軍，另一路出平山墟，過佛祖坳，經淡水，抵達汕尾，都毫無抵抗，如入無人之境。

但是，這一次革命軍事，中山先生原已準備了一批價值二十萬元的軍火，提來廣東，接濟各路革命軍的，只因別的緣故，以致停留在台灣不能夠依期到達汕尾，因此，一路革命軍雖然從三洲田一直衝出汕尾去接應，也大失所望，迫不得已，這枝革命武力又要宣佈解散。

爲了這一次軍事失敗，楊衢雲已損耗了一番心血。不但如此，當時李鴻章已解職，粵督由滿洲人巡撫德壽兼任，因爲史堅如準炸過他，十分憤恨，對於楊衢雲，認爲是一個最大的仇敵，無論如何，要向楊衢雲報復。

當時李家焯仍然做卓勇統領，德壽叫他負責設法對付楊衢雲，他便聚收李鴻章的詭計，派出一個兇悍異常的下屬，叫做陳林的，到香港去，設法暗殺楊衢雲。有一個叫江恭壽的，是革命黨人黃耀庭的鄉人，曉得這一暗殺進行，馬上到陳林那里勸告陳林罷手。

卅九、十、十二

儒賢
軼事

楊衢雲

（十二）

宋洋

江恭喜對陳林說：「楊先生做的事，是爲中華民族而做的事，值得纏綿，我們大家都是漢人，假使有點力量，就要去幫助他完成這革命事業，現在他所做的事，不幸失敗，即使我們不幫助他，也不應該對他施行暗算。再說，香港是一個法律修明的地方，警政又辦得十分完善，是不容許你隨意殺害別人的。就算你殺人之後，倘使逃回廣州，一面領取巨賞，一面攀陞高官，但總要手家住這等人，在勢必要借故把你殺掉，以免將來洩漏這個殺人的秘密。這樣，我替你打算，實在是一件最笨的事情！」但是，陳林對於江恭喜這番說話，認爲不對。

當時，楊衢雲在中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設立英文學堂，以教學過活。江恭喜既然不能說服陳林，知道陳林一定不肯放過楊衢雲，馬上跑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找他，把經過情形告訴他，叫他馬上離開香港，以免無謂犧牲，但是，楊衢雲對他說：「人如果死，是一種天命，人力不能爲也！我們做革命工作的，一開始便把生死兩字看得很輕，我們既要做事情，其他是不放在眼裏的。以前李鴻章對我不是有過這樣的對付嗎？可是，他們有什麼成就呢？」江恭喜聽了情急，再三勸勸，但楊衢雲仍然以爲不怕，反而叫江恭喜不要就心。江恭喜不得已說：「然則我馬上要走了，否則，發作那天，一定牽連極大，因爲知道這一事情的，除了我，沒有別人。不過，我是一個窮光蛋，沒有盤費，希望你幫我一臂之力！」廿九、十、十三

香港掌故

傳奇軼事 楊衢雲（十三）

蠡洋客 廿九、十、十五

江恭喜說吧，楊衢雲問他要跑到什麼地方，江恭喜說：今天下午出口的輪船，只有羅一路，就往羅吧！楊衢雲聽說，馬上拿五十塊錢給他做盤費。江恭喜接了那錢欵，馬上要去買船票，臨走叫楊衢雲當心。（關於江恭喜報訊一事，據楊衢雲的弟弟百誠對筆者說，這個人是宋少東，是衢雲的同志。）

同年十二月二十日，公曆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四日，楊衢雲病中買來修補鞋門[illegible]

曾到館上課，便叫了他的兒子楊佐治，到自己跟前，教他學習英國文語，佐治人極精乖，就坐在父親的膝上，聽他父親講解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李家煊手下的陳林，突然摸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來找楊衢雲。一推開樓門，便舉槍瞄準楊衢雲，動槍機，向楊衢雲亂擊。楊衢雲一聽到門聲，早就把親手殺到門口，看見一個陌生的客人，突然闖入，正待問他找誰，那人已舉槍在手，向着自己發放。楊衢雲自己向來練就一身技擊，並且常常到郊外打獵，眼光十分銳利，一見來客持槍行兇，馬上向桌上一摸，摸到一本洋皮英文書，迅速拿了起來，擋住打向他來的子彈，那子彈果然給他擋住，不過，子彈的火力極爲猛烈，當堂把那洋皮書的一角打崩，子彈穿過洋皮書，打中了楊衢雲的頭顱，但是，因爲他有鐵甲的身體，雖然受[illegible]

香港掌故

軼事 楊衛雲（十四）

黃洋書

楊衛雲的槍法，向來就十分準確，而他自己也有一枝自衛手槍，假如他要還擊這個暗殺他的敵人，是不難回敬一顆子彈給兇手陳林的。這天，他的自衛手槍依舊放在他坐立面前的寫桌抽屜裏，照理，只要把抽屜扯開，手槍就能使用，當時，他中了敵彈之後，依然能夠支持得起，連忙抽開抽屜去拿手槍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大概因爲匆促原故，那抽屜寬給椅子障碍起來，一連抽了幾下，都無法抽動，時間愈長，兇手陳林的機會就更多，終楊衛雲不會找到抵抗的利器時，連發連發三槍，槍彈都打中楊衛雲的胸膛。楊衛雲雖然一連中槍給兇手擊中彈，但因他平時體格壯健，還不致倒在地下，仍然支持不動。兇手見他不動，反而有點慌亂的樣子，轉身下樓跑了。

在兇手陳林的第一槍響了之後，坐在楊衛雲膝頭上的楊佐治，眼明手快，馬上從父親的膝頭上跳下，蹲伏在書桌下邊，避免危險。等到槍聲停息，其他家人從房間出來的時候，才站起來，大家都慶幸佐治無恙。

在兇手開槍轟擊楊衛雲的時候，槍聲卜卜，楊衛雲的太太還不曾起床，聽見了槍聲，還以爲火水燈的燈筒爆裂，（因爲當時還沒有電燈，早上天還沒有亮，要點起火水燈工作。）忙叫她的大女兒錦霞跑出課室，看個究竟，見她父親滿面鮮血，嚇得高聲叫救，房里的人都匆忙跑了出來，然而，大家都不知道怎樣應付。

廿九、十、十七

楊衢雲（十五）

蘇洋客

因爲他身體壯碩，雖然受了重傷，仍然能夠步行下樓。他給送到醫院，由醫生迅速救治，但是，因爲傷在要害，傷勢又十分嚴重，雖然悉心調治，無奈危險關頭無法渡過！

他的太太和子女們到醫院去看他，見得這種情形，覺到希望微渺，無不痛哭失聲，楊衢雲就對他的太太說：『你不用痛哭，我幹這種工作，是常常準備有這一天的，你好好的照料兒女，栽培他們長大成人，爲父親報仇雪恨，爲國族推翻專制，還我河山吧！』

他又吩咐家人說：『我死之後，下葬的地點最好選擇英國永遠墳場，同時，墓碑不要刻上什麼文字！』他這個意思，是預防滿清敵人連他的骸骨也要毀滅，所以要這樣造法。

同時，他的友好問他有什麼囑咐，他說：『沒有什麼，祇望大家繼續他的遺志，完成他的事業。』

楊衢雲這時候仍很鎮定，也能夠支持得住，見家人這樣慌張，連叫家人不用怕，趕快拿一張紅毡給他，裹住他的全身，另一方面，趕快叫人去邀請他的好友到來，商量後事。家人祇得依照他的說話來辦。

不久，他的好友都聽得他果然遭了滿清官的毒手，爲兇徒暗算了，大家都趕到結志街他的寓所來看他了。大家看到他的傷勢異常嚴重，流血過多，馬上叫車把他送往西營盤國家醫院救治。

香港掌故

偵探故事 楊衢雲

（十六） 蔡洋客

他吩咐家人和囑咐黨人的說話，都很單簡，但都極重要而明晰，使每一個人聽了，都受感動而牢記起來，他在早上給兇手的槍彈打中之後，一直支持到下午四點鐘左右，才因爲肉體上的創傷無法挽救，這才宣告他的生命絕望。

他的家人，他的友好，在他死後，依照他的遺囑，在第二天把他的遺體，安葬在跑馬地英國墳場，並且，他的墓碑，也依照他的遺囑，造成一枝頂上崩斷了的柱石，豎在一個因爲石碑上，以供後人瞻仰。

那個暗殺楊衢雲的兇手陳林，帶了他那「勝利」的微笑，回到廣州去，回覆他的主子李家焯，李家焯則回覆德壽，德壽接到這個消息，到除去了他一個大敵，心中自然十分歡喜，當即給陳林升爲「千總」把守南石頭砲台，並賞銀三萬兩，酬報他的功勞。

但是，這一暗殺案發生在香港之後，香港政府爲了公共安寧，不能不徹底辦理，務必破案，廣州的李家焯接到這個消息，十分惶恐，因爲這一件政治暗殺案是他負責辦理的，假使查出是他主使陳林辦理的，那麼，少不免要連累他自己，於是想出一個毀滅人證的辦法，暗裏使人將一封盜賊的書信揮到陳林的枕頭底下，突然親自帶人向陳林寓所搜查，搜出那封盜賊的書信，馬上給他一個勾通盜賊的頭銜，拉到南石頭砲台門外斬頭，從暗殺案發生到這天，不過一個月左右而已。

廿九、十、廿二

港澳軼事

楊衢雲

（十七）

發洋客

楊衢雲在香港遇害的消息，即日午後傳到日本橫濱，當時 中山先生和尤列二人住在橫濱的山下町的田橋第百二十一番館，得接香港電報，悲痛得連晚飯也吃不下去！

因爲楊衢雲爲國家民族犧牲寶貴的生命，中山先生特出名爲他主理喪事，印發訃書，寄給國內外黨人，表示哀悼的意思。

尤列建議，召集旅居日本的興中會與中和堂同人，即晚在永樂樓開會，追悼楊烈士，引起會人對於革命的感慨。同時，尤列提議，即席募集捐款，向楊烈士家屬慰問，結果募得一千二百元有多，匯寄香港陳少白何汝明（星傳）代交楊烈士家屬收用。同時，發起向各埠募捐，撫恤楊烈士遺族。

十二月廿伍日， 中山先生寫信給謝泰說：「康如仁兄足下：啓者：先友楊君在港遇害之事，弟得接電書，即向同志遇知，弟與各同志，皆深爲惋惜，哀悼之情，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矣！是以中曆本月初七夕邀衆聚集，爲楊君舉哀，同志尤君起而演說，將楊君生平出處志氣大略表明衆聽，且爲之設論紀念，俾同志永遠不忘，衆皆傷悼，現於頗色。弟乘此機會，即出捐東，官明爲楊君善後之用，衆皆踴躍損助，共顯得銀數約一千有餘元，尤君又復營衆代楊宅道謝同志厚情，存殁均感之話，然後散衆。此則弟在橫濱埠爲楊君畧盡手足之情形也。」廿九、十、廿二

儒賢軼事 楊衢雲

（十八） 鷲洋客

「至於捐款，不日便可收清，當即匯港中國報館，交與足下諸君，爲之安置，聞說港中亦籌善後，未審捐款可得若干，念甚念甚！弟今出名信楊君具訃音，自日本以東各處之同志或戚友，經已由弟寄去，但楊君交遊甚廣，足下亦知之最深，哀悼之情，彼此自不言而喻，並將訃音付上一百份，所有楊君之友，自香港南北以及西方各路，請足下作主代寄爲望。

書難盡言，伏維惠照不宣。弟孫文謹啓。西二月十三日，星儕兄處已由弟付伊訃音一百份，駕往言之更妥？」

到民國十六年六月，黨人九列，爲楊衢雲作傳，他這樣寫道：「嗚呼，公身其永別耶？公靈其不滅耶？紀公者亦道之陽光，而北極之冰雪也。民國基礎，乃公之骨。民國犧牲，乃公之血。於是公殺身成仁以去，尤起世人之悲切，而或經數十險而仍生，又安有一日之愉快！公何易而彼何難？公何巧而彼何拙？公何逸而彼何勞？公何優而彼何劣？豈不以公之遺志，必賴多數人而後成。而多數人之事功，又必藉公而點綴之哉！適登公墓，古木蒼蒼，時有行人，來弔先烈，自來之歸咎，夫復何言，吾又不能禁後人之嗚咽者也！」

楊衢雲死的時候，是個四十歲的壯年人，陰曆辛酉年十一月十八日未時出生，庚子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巳時去世。 付九、十、廿四

懷賢軼事 楊衢雲（十九）

歐洋雷

楊衢雲的兒子佐治，後來畢業皇仁書院，他雖然在父親給陳林給聲的時候，「撲地跪人書桌下面，避過一場凶險，但是，他很短命，在民國卷年那時，和父親先後去世，不能完形父親未竟的大志！

楊衢雲有三個女兒，大女兒錦霞嫁姓周，第二女兒香留，嫁姓李。第三女兒秀蕙，是後個佛弟子，很早就削髮皈依佛門，法號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佛日給[illegible]者一信，說：「[illegible]，他會在[illegible]見[illegible]這一件遺物。

親願是個文學通順，精研佛典，誠誠行持的佛徒，可惜他身體孱弱，常常給病魔纏住。

太平洋戰事發生之前，他常常行腳於香港澳門兩地，因佛教關係，常常跟陳靜濤居士晤談，因此，陳居士聽得她是個持戒清淨而孝思純篤的女丈夫。她保存楊衢雲各種生活照片，曾拿給陳居士看，並共同商談將楊烈士遺骨移葬黃花岡，因為這一所簡日經得到政府當局的批准，後來因為日人入侵，這計劃依然是一個計劃，不能實施，十分可惜！

戰爭時候，到處行腳江浙浙江之間，光復後到現在，消息杳然，是不是仍舊生存，仍然要等事實為之證明，希望聽得她晚年的「寫信告訴親者。

廿九、十、廿五

有關楊烈士的遺物，有一件極重要的，是史堅如的供詞，「楊烈士的弟弟曾說」

儒賢軼事

楊衢雲

（二十）

蕉洋客

原因在民國十五年時候，陳濟棠在廣東執政，國史館曾舉行一次革命遺跡展覽，陳列了不少革命先烈的遺照和遺物等等事跡，在懸掛在壁上的各種遺物裏，有一張是史堅如烈士當日被捕所作的供詞。這一件寶貝，是民國成立以後，在南海縣署堆積蕪的文件裏，找出來的。

這一個供詞，不知怎的，差不多全給蟲跡染污，彷彿一張地圖，百份之九十九是看不清楚的，只有「楊衢雲使我做城內大都督」幾個字沒有染污。有人說是「天意」，使楊衢雲的革命事跡不致湮沒。

關於楊烈士的事跡，何汝明（星儕）的公子何恩寧先生，最近寫信給筆者說：「先生所述的楊衢雲，已經刊出四天了，關於楊先烈，相信在我有記憶力以來（今年我是三十八歲），除了我每年春秋二祭都用鮮花一束供奉他的墳墓之外，也許沒有別人了。

先生也許會想到我一定是楊先烈的親故了，其實他是何許人也不大了了，不過，他的生活片斷，從先父口述得悉一二罷了。現在先生把他的生平刊出，令我興奮得很！

許嗣我要向楊先烈獻花呢？這是有緣故的，我先父是何汝明，別字星儕，我們的先祖有幾位是葬在英國墳場的，每年當先父帶領我們祭墓的時候，他老人家必定命我們多備鮮花一束，供在楊先烈的墓前，還要我們向墓碑默禱敬，替他「遠吊亡友」。廿九、十、六

儒賢軼事

楊衢雲

（廿二）　蓋洋客

先父去世多年了，他如許做法，令我很感動，所以我每年也同樣地挑帶兒女們向楊先烈獻花，致敬之餘，對兒女們施行愛的教育。

這個墳墓，許多年前也曾拍過一張照片，可惜他的底片和一本「楊衢雲」的小册子（尤列先生題字似的）送給了簡又文先生去編楊先烈的傳記，記得當時簡先生爲這個工作常常拜訪關心焉，世伯搜集資料所以能可以用拙筆默繪遠寫一張率上，以供參攷。

當先生讀這遠寫的時候，一定見得奇怪，怪的是碑上沒有隻字。緣楊先烈的屍體是含有秘密成份的，當時恐怕清國對他的屍體或他的友黨更有不利，所以「隱名立石」。爲了要表示他的枉死，所以碑石是中斷的。現在想提出的問題是：可否替楊先烈補刻碑字，一洗隱名埋葬的恥辱，以慰楊先烈的幽靈呢？

多賢精神，懇賜意見，並謝先生記述這位第七十三烈士（按「第七十三烈士」是先父向楊先烈的稱謂）的好意，使同胞們和我也獲得更深一層認識民國革命史。」

關於楊烈士「隱名立石」這個問題，不但爲上述這位何先生所關懷，其他楊烈士的親友，也無不關懷，楊百誠先生的來信就這樣說過：「……從此一代英烈長埋黃土，至今英永保墳塲內，尚有一無字碑者，即楊烈士之陳跡，顧民國肇建後，竟不之及，遂令此爲國而死之英魂，祇贏得斷碣殘碑，蒼涼片石！」

廿九、十、廿七

楊衢雲

（廿二）　蕉洋客

筆者對於何恩寧先生的「補刻碑字」問題，楊古誠先生的「蒼涼片石」感慨，想附帶在此發表一些意見：

一，據陳蘭溝居士給我們的信說：楊烈士的遺體，遷葬黃花崗，已經獲得政府的批准，只因太平洋戰爭發生，這件事情的進行無形停頓。這樣，楊烈士的親友，大可以根據舊案，向政府當局商事重提。

二，如果不理前案，大可糾集楊烈士的友好，採用醵資的方法，補刻碑字，使大家知道他是個功業彪炳的革命偉人，年年弔

關於第一點，移葬這問題，在目前，決談不到，我們暫時不去說它。

關於第二點：先行補刻碑字這並不難辦，除了舉出幾個有點關係的友好負責籌辦之外，首先要研究一下需要什麼樣的形式，什麼文字，其次就是調查一下需要多少錢，然後募集一筆款子，撰製文字，工作完畢，再來一個簡單隆重的禮典，等到將來許可的時間來臨，才再談遷葬黃花崗問題。

我以為，無論遷也好，補刻碑字也好，都要維持一個原則，這就是保存「陵名立石」的史跡。為了要使後死者曉得楊烈士當年為國家民族犧牲的環境如何惡劣。我以為現在那個無字碑一定要好好的保存，因為這是革命時代的重要史跡，假使把無字碑毀滅了，改成一個普通人物一樣的碑石，還有什麼意義？後之覽者，還有什麼觀感？

（完）

廿九、十、廿

楊衢雲

民賢軼事

（廿三）

蓋洋客

關於楊衢雲烈士遺事，筆者昨天發表一點私人意見作爲結束。但，正在此時，楊百誠先生再給筆者一信，補述楊烈士軼事，特全錄於下：

蓋洋客先生：

楊衢雲先烈的事跡，承你秉筆而書，爲了正義，死者有知，也可瞑目含笑於九泉之下了。

本來一個人死去了，已成過去的陳跡，甚麼都完了，何況是爲革命而死，犧牲了一己，造福整個國家民族嗎？相信這光輝的功勳，永遠不朽的，後世史冊，永遠不會湮沒遺忘了他。

記得楊烈士生前，曾有一次，寫了惟願滿清政府革命成功，孫總理能活百歲。

楊烈士的太太，忽要分娩，楊烈士爲了感念，即請 孫總理做一個臨時的助產士。因爲 孫總理年少的時候，曾在雅麗士醫院，隨師傅士見習，當時 孫總理聽見楊烈士這樣請求，便說：嫂嫂分娩，我幹這種事情，是不適宜的，我祇好教你幹幹罷。楊烈士這時祇好自己去幹一下臨時的接生，生下的是個女孩，叫做秀霞。「早年削髮爲尼，現在已不知何去！」

孫總理喜歡吃鷄蛋茶，每天晚上，都由楊烈士的長女錦霞煲好，拿給 孫總理，邊捧邊叫：「孫伯吃鷄蛋茶」！楊烈士這個女兒，很早就去世了。

楊烈士的兒子楊佐治，長成到二十一歲的時候，因患腸癆復發，天不永年，一朝先逝，眞有連玉埋珠之憾！

孫總理和楊烈士的公誼私情，在楊烈士死後，孫總理至謝繼賽的一信中，不但見到哀悼的情形，從字裏行間還充份表露他和楊衢雲情同手足一樣。

我每年當清陽春三月，節屆清明，祇好聊具生芻一束，奠於楊烈士墓下，低徊遠眺，無限感慨！

弟楊百誠上

（廿九、十、廿一）

卅九、十、廿七。

僑賢軼事 楊衢雲

（廿四） 黎洋客

關於楊烈士的事蹟，我以爲楊百誠先生那封信就可以結束了，可是，前天（卅一）又接到楊百誠的哥哥拔凡先生給我一信，裏邊有更多事蹟是我們不曾知道過的，現在原函抄在下面：

黎洋客先生：

大作在華僑報發表的僑賢軼事，說到楊衢雲，我最近極忙，祇能間斷的瞥到，覺得敘述比較以前其他敘述愈近事實，想見搜集材料的精神，也費去不少。

舍弟百誠告我，他曾寫了一篇楊衢雲的事蹟寄你，我尚無看到，不知他所寫爲何，爲篇歷史的眞確，我不欲將衢雲的事蹟寫成傳奇式，我的年紀（現年四十六），比舍弟百誠大了許多，而接近衢雲的長姊，和他的長女錦霞，及我的父親，時日較長，知比較上更多，而且更確，顧本所知，作如下之記述：

楊衢雲的父親是楊清水，結婚字號上的名字是均育，死後碑上刻上的名字是楊公淦溪，因甲午瘟疫，避居九龍城，卒在其地逝世，就葬在城外一個小山上，貼近現在九龍城後基督教墳場，那處，至今碑石屹立着，楊清河是我的父親，亦是衢雲的嫡叔。

我的祖籍是福建漳州漳浦縣霞陽社左近的翁厝社，其地左近有雷劈石，這是我父親生前向我清楚說知，我父親和我的伯父，雖均生長在漳鄉嶼，但兩人均有回過故鄉祖居多次，至於所說「三都」，我不敢十分認實，大約如果係實話，該必先祖從三都移居翁厝社，在衢雲首次舉義失敗之日，以至其遇害，迄民國成立，其間時日十餘廿載，我的父親和家屬，不敢返回故鄉，連擯卿嶼的親屬，也罕往來，愈來愈疏，竟而其後全然隔絕了。（未完）廿九十一三

楊衢雲

（廿五）

黎洋客

我的祖父是否做過官，我父親從未說過，甚至我的祖父名叫福康，我也未聞我父親說過，我實聽見，先父說過，祖父是名「健」，「建」，或「見」，我也無從斷定，如果確係宇福康的話，大概必是「健」了，我祖父的墓碑，只刻上「福建楊公之墓男清水偕河立」字樣，因此也無從攷證了，碑上缺去名字，是否因當時情形，有所爲而故易作如此，也無法斷定。

我的祖父偷居漳州嶼，娶了十二個妻女，長子即倫霞的父親楊清水，其下的十個女兒，散在漳州嶼嶼鎮當地人士，我的父親居末尾，與我伯父是同父異母的胞兄弟，我父親的生母，只生我父親一人。我祖父晚年，在未返回本國之前，是在其地做抽的生意大概是鴉抽生意。

廣東的父親清水，早年在漳州嶼受英文教育，及長返回福建原籍務農，經過三幾年後，轉而航海，作餘洋客，其時在風帆與明車汽輪的開始時代，他航海遍至歐美，天涯海角，隨處飄去，因船經香港，遇遇害病，移上岸上，交當局調理，當局知他能懂多種方言及文字，細心爲他調理，病好了，船已不知開往何處，就留他在港府服務，但他終究喜歡航海遊遊，在他娶了我的伯母鄭氏——東莞白沙水鄉村人——生下了兩個女兒，一個男孩——即倫霞——之後，托人招請他年邁的父親，和年幼的小弟——我的父親返國內鄉叙，還未到達的時候，他又餘船前往倫敦了，當一老一少抵達東莞太平虎門塞的時候，我的祖父只能見到媳婦孫兒，翌年我伯父從滾岸歸來，在太平墟設下一間雜貨店新娶興，交落我的祖父監理，他又接回他的十餘歲胞弟——我的父親——兄弟二人，遠航至大西洋的西印度，據我先父說，就是陳友仁出生地，地名我已記不清楚了，將他的小弟交下當地一間體育學校教師，託他教授英文，待他下次重來，再接回他的小弟弟返國，豈知這次回航之後，他從此放棄航海生涯，改在香港同鄉兩人所開的輪船公司，主理航務，晚年我的伯父，故而設館教授英文，何汝明（星槎）先生，就是他門生之一。（未完）

廿九、十一、二

僑賢軼事

楊衢雲（廿六）

黎洋客

據衢雲的長姊說：衢雲是生於廣東東莞虎門左近的虎門鎮，祖父死了之後，才舉家移居香港。

衢雲的父親清水，諒想必然是富時極開通的人，他兩個女兒，全是天足，當他龍鍾老態六十餘歲的時候，我問她何以能逃纏足的厄運，而且還知寫齡字，據說，雖然她母親不甚喜歡她多讀書，但在父親堅持之下，她與她的妹妹，均讀過三五年漢文，母親雖然自己不纏足，但甚欲她的女兒纏足，當時不纏足除不到好人家風氣，還被視為國內，但遭他的父親堅強反對，纏足此事，就作為罷論了。

照情理推之，衢雲有一個這樣背景的父親，再加上當時外侮的紛來，一個肯讀書，有思想，有魄力的青年，少不免隨而革命觀念逐漸產生以至長大起來，至於脫氣相求，進而組織革命，實行革命，當是很自然的趨勢。

我的伯父在香港之時，未設館授教之前，曾因照顧要族村人生活，出名承攬一宗生意，不幸受累，以至於吃官司，雖卒告無事，但他為人豪爽，家底有限，官司所費，令他所有蕩然，隨後還害了一場大病，此時雲年才四十歲左右，與家人一同吃苦了，可幸他父親服務的商行同事，不時周濟他的家內，其中一個同事楊瑞雲者，周濟尤多，且很疼愛衢雲（——那時他還名合吉——），竟而結為忘年兄弟，並替他起一個名叫衢雲，以示同排，其後瑞雲往南洋謀生，頗有成就，衢雲的名字是如此得來的，至於飛鴻這個名字，我父親衢雲的長姊，及他的長女兒，均不知道，甚至謝纘泰先生亦全然不知道，不知是從何得來，尤列先生替他寫傳記的時候，竟然引用，如其確有此名，或許是逃亡外洋時所用的化名，亦不一定了。

（注意：前昨兩天所登，因排印時先後倒亂，請先讀昨（三）日之廿四續，然後讀前（二）日之廿五續，繼讀今（四）日之廿六續。）

廿九、十一、四

香港故事

（廿七）

楊儒東云

素洋客

衡靈就在他父親害病在醫院長期調理之際，十四歲左右，投考香港海軍船塢，得錄取爲機械學徒，不幸偶一不愼，觸着機器某一部份，右手從食指起，被斜斜地切斷三指，工程師英人伯禮仁，很同情他，叫他改學繪圖及文牘，其後更喜他聰明，拔擢資助其夜間讀英文。年餘之後，他父親病好了，家計有辦法，原可輟工讀書，但爲着伯禮仁的厚情與堅留，許他半日工作，半日讀書，挽他帮忙做至翌年伯禮仁工約滿期爲止，他遂繼續做至伯禮仁返國，才專心攻讀。伯禮仁對他有頗厚的友情，據他的長姊說：有多次從英國寄來繪圖

衡靈的長姊說出兩件事，頗有一記的價值：

（一）當衡靈正在日間在海軍船塢工作，晚上往習英文的時候，家居金巴利（即是現時金鐘兵房區對面不近），每常看見鬼人神狀的事情不少，其間有一個兵總，每夜過往行人，遇之輒被毆擊，某一個晚上，當他放工歸家之際，突然看見路上前頭一個同街馬車店店主，被那兵總拳打脚踢，他躲在樹後，一面看一面逐一記着，第二天連工也不返，跑去馬車店尋問，果然店主受着重傷，他據實控訴那兵總，店主當時頗畏事，但經不起他頗挺身作證的奮慨，卒控究該兵總，庭訊之際，衡靈一個小孩子，在庭上逐一將毆人狀態演出，兵總罰額不過，結果被罰，賠湯藥之外，還不許再度毆人。該條路上，以後行人，可安心過往，但該馬車店主屢醫無效，卒在翌年死了。後來衡靈日間讀英文，晚上讀漢文，再夜又學拳術的原故，看來是受此事刺激的。（未完）廿九、十一、五

義氣，賴給她的弟弟。

楊衢雲

（廿八）

黎洋客

（二）他初出來社會做事，曾在一間外人的工廠任職，工廠遇着倒閉，欠下工人工資，他代工人們追討，更帶工人們多衆往失庭領取工資，逐一分派，井然有序，令法官看得佩服，工人們未離去之前，法官特着令工人湊合十塊錢，送他作爲酬謝他對大衆服務的精神。

溫德何汝明兩先生，確然是他至好的朋友，兩人在他逃亡之時，與及遇害之後，盡力照顧他的家內，在廣州首次舉義失敗後，溫德用小輪陪他前往澳門，其後他剪辮易服，返港轉外洋又陪他由澳門回港。溫德是一個加爾各答CALCUTTA華僑土生，他父親是鹽平人，在印度經營木料傢具生意，在其地生下許多兒女，持發溫德長子家產一部，給其回國住居，服侍香燈，不圖返國年餘，被鄉人欺欺騙騙，所携款項，全部清光，迫得再返印度，他父親再給款他回唐山，溫德此次更不返鄉，就在香港尋生活，而與衢雲結識。

星傳先生，我原不相識，大約廿一三年之前，我往衢雲墓前省親，看見一束經宿的花，綴上一個何汝明名片，疑是他人放錯，歸來問及衢雲的長姊，才知道即是星傳老先生，深佩他能篤念亡友，遂往訪候，此後還有兩三次順便的訪候，其後人事紛紜，繼以戰亂，沒有機會再面，今讀其哲嗣恩寧君所述衢雲事跡，才知道他已作古人，深覺憮然，無從再領教益了。（未完）卅九十一、六

僑賢軼事

楊衢雲

（卅）　鰲洋客

我與謝纘泰君相識的機會，乃陳濟棠治粵的時候，他老人家在華僑日報刊佈當年革命有關的文獻，請求革命紀念會，將衢雲的事跡表揚，藉此而得往訪晤。謝先生所刊佈的文獻，除孫中山在衢雲遇害後致他的手札外，照片中更有一幀孫中山先生與衢雲偕同日本志士在日本攝影的合照。照片內，日本志士中，有一個為世人所識的人物，即後任日本的首相犬養毅，再一個便是宮崎寅藏，馮自由先生所著開國前革命史，亦有印上該照片。

謝纘泰先生在發表該項革命文獻後不久，不知某人是何居心，竟然在廣州報紙[illegible]負責的歪面描述，對衢雲有所指責，我[illegible]以詢問謝先生，謝先生特別指出，中山先生對於衢雲遇害的手札，他慎而保存數十年，[illegible]信封也保存着，任人所云如何，大可不理，後世讀者，細讀該函，便可領悟了。謝先生[illegible]言，及他在南華早報（英文）逐日刊出的[illegible]華民國革命秘史，一言一句，皆有根據，[illegible]逐項反證，後世的史家，當覓用天秤過[illegible]求出平正。謝君當時對我說，他手上存[illegible]多有關當時革命的文獻，乃衢雲在外洋寄回有關革命的大計，為保持秘密，不署名手札數十封，他正考慮如何保存，希望現時還能好好地保存在世間，不致因戰亂散失。卅九十一七

僑賢軼事 楊衢雲

（卅一） 蘇洋客

此外，循環日報六十年紀念刊，及華字日報七十年的紀念刊，皆有關於當時衢雲事跡的紀載。未小更與史堅如炸德壽不成功，在陳濟棠治粵時代，他請求粵當局撫老將內，對楊衢雲也所提及。

衢雲致死的原因，乃德壽深恨其主動炸斃事件，故百計千方必欲置諸死地而後快，根據衢雲長女錦霞所說，因惠州微人發動革命軍，彈藥不繼，舉義失敗，危險上船，說來其實專館在廣州行

，當時衢雲既不保存其屍體，但其墓碑石無名的原因，據楊先生所說：衢雲碑石無名的原因，據墳場，碑上無名，乃表意革命成功後，移葬國內，才寫刻上，允當的稱稱，以我所聞，於衢雲長女錦霞、姐父親遇害時，她已年在十五六，當然曉事，所說，是全然脗合的。

倘有從羅衢雲烈士埋骨何處，由愉園終站，乘西行巴東頭線座位，車近天主教墳場過界，經過二度石級高之山地，上有方碑，按迹緒條形側頭的石柱，其下便是烈士埋骨之所了。

卅九、十一、八

尤烈先生前曾為他寫傳記，在當時的大光報發表，但他僅用筆名「佚名」，衢雲的長文曾向我說過，她問尤先生何以不用真名，答詞是有所不便，原因真詳了。尤烈寫傳記的時候，乃在對海行駛的時候，他的妹千亦隨醫理，我幼時尚見他在我家嫂家內寄

楊衢雲

（卅一）　蔡洋客

我還記得我的孫姐教訓他的兒子仔芝說：「要學你的爸爸，隨和與乞兒亦能相處和洽。」我又還記得衢雲的長姊說，他當時如不為革命，他需可做沙宣洋行的買辦，因為沙宣洋行的老闆年老，需退休，正打算明年交他接辦，不圖他早一年已實行發動革命，置諸不顧了。

衢雲長女錦霞，次女麗霞，現均已歸世，其子佑芝，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，因病盲，腸炎復發而死，其時年在廿餘歲，尚未授室。他幼的女兒，體弱多病，復經家境的刺激，在安徽九華山出家，法號開明，不知至今尚在人世否？

我以親族的關係，年中少不免向衢雲無名碑省視一二回，我雖然出生在他遇害之後，本來與逝者無情感的通往，但以所聞所知，而對這一座無名的方石碑，接連而聳的柱石，冷然的氣象，輒不禁默然有感於一代哲人，壯烈地忘身忘家，忘位，以至於忘名的偉大。

（廿九、十一、九）

倘世上還有正發的話，一個如此對革命有相當貢獻之人，不論其為如何，自應有其在革命歷史上之一頁，不容輕易磨滅的，而他遇害後，至今已將五十年，還有人常常提起他的名字，便是明証。憑此寫上，即請著安！弟楊拔凡敬上。五〇、一〇、卅。

楊衢雲

（卅二）

蘇洋客

我寫這篇：「楊衢雲」到了我以爲結束的時候。總是要收到一點新的資料的，總是「欲罷不能」的，現在我又接到一位革命前輩給我的信，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。現在原信抄在下面：

蘇洋客先生！關於楊衢雲先烈補碑文，我還記陀城一事，如屬舊同人，無不關心者。至還記陀城安葬，弟更贊成也。但黃花岡，政府既准有案，惜地無餘隙，紅花岡則更[illegible]小耳。倘以衢老附葬，更非尊重，長者之道。[illegible]三十年前，興中會同人，曾向政府承領[illegible]塲乙段（在大東門外大寶岡，約有三畝餘地也。）除一半經[illegible]指定安葬三伯（[illegible]）外，尚餘不少。雖說有「[illegible]伯子」，「[illegible]居仁」十餘先烈（以經費無著，甚不整齊），仍餘之地尚廣，此地頗適宜，未知關心衢老如陳靜濤，何恩寧，楊百誠諸君以爲如何？可否就近約馮自由胡毅生諸君相商？決定後，弟可去函陳蔡田，黃大洲諸兄也。（因興中會墳塲是舉由黃大洲兄管理，契據，圖則，所有權狀，祇由其暫行保管，惜陀城今若此！非俟平定後，不克舉行，至碑文，則不可不預定耳。當否？仍候公裁，專此並諸先生長樂永康！弟鍾超上。三九，十，二一，午。

還有一個讀者寫信給筆者說：

蘇洋客先生：關於楊烈士的事跡，你還寫文章，想來已經寫得十分詳盡了。再加上[illegible]百誠，陳靜濤，何恩寧，楊拔凡諸位[illegible]者按：還有上海那位鍾超先生的補充，更[illegible]完備，但，我在聞何恩寧君給你的信時，[illegible]覺一句話是說簡又文先生曾從他們那里拿到一份資料，而且有楊烈士史傳的著作，因此，我希望簡又文先生能給你一信，或者你去訪問他一下，補充補充。簡先生在香港，相信他對於這個是會感到興趣的，是不是？

讀者賢客，三九，十一，七。十九，十一，十